

三峡大移民

热点
新闻
内幕

梦想70年
争论30个冬夏
艰难的抉择
苦衷与希望

陆大献 著

重庆出版社



三峡大移民

陆大献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陆大猷著

三峡大移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375 插页 4 字数134千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50

ISBN7-5366-2080-2/I.391

定价: 4.40元

内 容 简 介

三峡工程方案终获全国人大的最后通过，这对三峡人民、全国人民是个大喜讯。然而，一道新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近百万人的大移民。作者深入三峡地区采访各种移民：县委书记、民办教师、捕鱼佬、神女峰下的旅店女老板……并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纵论了三峡地区必须走开发型移民的道路。库区经济的发展，振兴将指日可待。

长江，世界第三大河，从雪山呼啸而来，从高原奔腾而来，从草地迂回而来，闯进了四川盆地，在这牵满了水网的“盆”里，它的伙伴骤然剧增，百溪千流争涌而入，酿成了滚滚滔滔、气吞万里之势。然而，偏偏在这儿，在四川与湖北两省连界的地方，隆起了一大片莽苍连绵的峻岭——巫山山脉，故意与远道而来的雪山之子作对似的，挡住了它的去路。山水之争，互不相让，好似铁流和铁壁已经下了战书，一场大战将在这儿一触即发。不知是谁的点拨，某一天他们达成了妥协：群山闪开一线缝隙，大江细着腰身从中挤了进去。山与水短兵相接了，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就在这场争斗中，大江左弯右拐地拉出一条长长的突围线，这就是三峡；也留下了永不消失的千军万马般的呐喊声、嘶鸣声；它，便是长江的三峡段。

艺术家们这样看三峡的山，三峡的水，幻想

它的成因。地理学家的慧眼望穿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的阻隔，摄来了中生代前后三峡地区天翻地覆的图影：

7000万年以前，这儿是由大海变成的内陆湖泊。距今约7000万年的时候，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影响最大的地壳运动，因为这次地壳运动首先在燕山山脉发现，所以被称为燕山运动。排山倒海期间，三峡地段水一样平整的岩层被扭曲了，有的凸起来，有的凹陷下去，其间最凸起的有三处，地理学家将它们分别称为瞿塘峡背斜、巫山背斜、黄陵庙（西陵峡中）背斜，奠定了今天三峡的原始基础。

到了距今4000万年至3000万年期间，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波及到了这里，凸起的岩层（背斜）出现了许多裂缝，凹陷处的湖水便互相勾连起来。

又经过了若干年，勾连起来的湖水一边继续往下切削凸起的岩层，一边向东向西寻找出路。天长日久，河谷切削愈深，两岸的岩层从水中挺身“站”了起来……

地理学家们说：三峡就是这么形成的。不信，你去看看三峡里那些书本般迭皱着的山岩吧，你去听听三峡里那哧哧嚓嚓切削山岩的水声吧。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巴人、楚人的后裔，几百年来，他们牢牢地固守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后代，生活也像水一样的平整。80年代中期，这儿又发生了一次“燕山运动”——三峡工程将上马，将有百万人的大迁徙。这么大的移民量在近代史上是空前的……

北京“213”吉普在大山深处行驶，一叶扁舟在水上漂流，我分明看到山壁上，水面上写着“移民”“移民”。

我分明还看到两千多年前屈原虽被流放，而心在楚国，徘徊不忍去，“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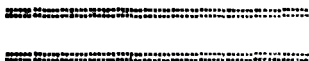
分明还看到西晋末年时由于北方的连年征战，成千上万的北方人经过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向江南一带迁移，他们哭哭啼啼，对着大槐树拜了又拜。

分明还看到美国的拓荒者们带上妻室儿女及全部家产，驾着牛车向西部进发的艰难而壮丽的队伍。

分明还看到第三世界人民向欧美国家的大批移民，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几多欢欣，几多悲伤……

1992年春，在北京七届五次人大审议三峡工程时，我踏上三峡这片土地，在大山的褶皱里，在大江的波涛中，我在寻觅“燕山运动”的冲击波，我聆听到这山山水水向我倾诉的故事。

贫困——人类 最不幸的话题



被遗忘的角落

这么高的山，这么深的峡谷，这么贫穷的土地。这片土地生活过川东人的始祖——巴人；这儿的神话、传说成千上万；李杜、刘禹锡，白居易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传世的诗作；同时，这儿又浸透了英雄的鲜血……

这片土地的地带性土壤为黄壤，但由于紫色砂页岩和碳酸盐岩层的大面积出露，加之人工熟化和地理、气候、植被、水文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使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变化和区域性差异。从土壤质地来看，从重粘土到松沙土各类都有。其中绝大部分属酸性和中性偏酸，适宜粮食作物和柑桔、蚕桑、油桐、生漆、茶叶，中药材等多种经济林木、经济作物的发展。

这是土壤学家、农学家们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物的是数十年工作在这儿的干部，特别是那些默默地战斗在扶贫线上的人们。

万县地区地跨川东褶皱带，大巴山断褶带，川鄂黔隆起褶皱带，位于三构造单元的交汇处，形成了以东部巫山为起点，向西敞开的帚状构造而控制了全区的地形地貌。东部巫山横亘南北，东北边大巴山脉呈北西走向连绵数百里，东南面为七曜山，中西部为较开阔的平行岭谷区。

万县地区地貌总的特点是：北、东、南三面环山，山高峡深，西部山丘起伏，中间地势低洼，最高的巫溪阴条岭为海拔2797米。这些大山，每年都有三个月以上积雪，最冷时达零下20多度。

山里有许多小地名：乌二娃、三根树、大窝凼、横猪槽、羊死峡、火焰山、难留妻……一望便知那山势有多刁钻猛恶，那路有多崎岖难行！

所以，这片地区最穷。穷了几千年了。

住在沟沟河哟，
吃的洋芋坩；
烤的转转火哟，

睡的包谷壳……

一代又一代的三峡人住在岩洞窝棚，缺吃缺穿，缺医缺药，没有文化，明白地生，糊涂地死。没裤子穿，来人了用簸箕遮一遮羞，在三峡，也曾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解放那年，有的整村整乡几乎划不出一个够格的地主、富农。解放后，三峡人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这改善主要来自人民政府年复一年地提供救济。后来，一些地区、乡通了公路，公路的主要用途几乎就是每年荒月，给三峡人不分昼夜地抢运救济粮食！

更为繁忙的是数万名各级下派的扶贫干部。

万县地区工商局包了一个乡：巫溪县尖山区龙台乡。1987年2月，局里派出6人，由副局长魏荣带队，帮助那里脱贫。

巫溪是偏远县，尖山是巫溪县最偏远的区，离县城120公里，龙台又是尖山最偏远的乡，乡政府离最近的公路都还有22公里。至于乡以下的村组，就更偏僻，从乡到村，动辄六七十公里，有的地方，在魏荣他们去之前，几十年没去过乡级以上干部，那里的路也确实险峻，去中南村，虽然只有60多公里，魏荣他们足足走了两天才到。

工商局是个行政机关，搞扶贫，没多少钱

物，但他们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他们有一片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赤子之心。用老魏的话说，他们有脑子可以出主意，有腿可以走走路。而路总是能走出来的。

老魏他们背起背包，从春到夏地走，走遍了每个村、每个组，走遍了龙台的每一个角落。究竟走了多少路，难于计算。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个真正“被遗忘的角落”。

那是他们到了一个最远的村以后，正要回转了，村长说：“朝阳坪还有些人呢，只是政府记不得了。你们还是该去管一管。”他指的是对面那裹在云雾里的山顶。仿佛是在说，那山上还有猴子哩。老魏他们便继续往前走，爬上朝阳坪，一看，果然还有人家。

朝阳坪好大，散散落落住了24户70几口人。公社化时，从各个村调些农户上去开荒种洋芋。山上洋芋出得快。后来搞三级所有制，土地划归生产队，他们要下来，各个生产队都不愿意安插，于是他们就下不来了，不属于任何大队或生产队。几十年来，他们自然不交税，不开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然后又是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他们一点波及都没有。但也没得过政府一粒粮的救济。他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背山货、猎物下来，换回所需的布匹、盐、油。

1000多年前，陶渊明所书的《桃花源记》是乌托邦理想，而这群人真的是现代“武陵人”。

他们的生活却不及武陵人，富裕、无忧无虑、融融乐乐是根本谈不上的。

山上气候冷，坡度大，只能种洋芋、包谷。就是这杂粮也只能吃个半饱。老魏他们去时朝阳坪的人正在坡上锄包谷苗。见有生人上来，孩子就喊，远远地看见妇女飞快地往家里跑，近处的妇女来不及了，就往包谷林里蹲。原来妇女们都赤裸着上身——无钱买衣呀。

老魏他们像一群外国旅行家或人种学家似的出现在朝阳坪这个小山村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妇女们都好奇地躲在门缝后偷偷地向外看，不停地用直勾勾的眼睛追逐着他们，打量着他们的衣着服饰(扶贫干部下乡都是穿得极朴素)；琢磨着一个青年同志斜挎着的相机。在树下晒太阳的老人们，偶尔转动着花白眉毛下的老眼冷漠地望着他们，那些七八岁的半大孩子，大着胆子成群结队地跟在他们身后，个个瞪着惊奇的小眼睛。已是锄包谷苗的季节，破棉袄已穿不往，人人光着瘦弱的黑脊梁，每跑两步就用两只小手提提露着棉絮的烂棉裤。除了这条冬天穿的裤子，再热只有打光条条了。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山下来人便惊动了全村

的男人们都围拢来看热闹。他们找到唯一的一个有文化的(那人当年在山下读过初中)，可到他家一看，不能不催人泪下。三代6口人，全部家产值不到5块钱——就一个地炉子的板板值5块。床是用树棍、竹块绑成的，上面一床棉絮已成网网。没有锅，便在半边坛子上熬包谷糊，招待老魏他们吃饭了，主人家立在一边，叫他来他不，原来一家只6个碗，来客了，碗不够了——老魏再也吃不下去了。

晚上老魏他们睡的是包谷壳，没有床，没有铺盖，脱光衣服赤条条往干包谷叶里一钻。这叫“冲包谷壳”。怕沾上虱子，只好不穿衣服，早上起来先抹抹身上再穿衣服。山里来客都这样睡。

他睡在包谷壳里，与主人家谈了很久。主人家读过书，朝阳坪的下一代全是文盲，因为离得最近的学校也有30公里。

老魏他们震动很大，在包谷壳堆里久久不能入睡，倒不是因为包谷叶刺人，也不是因为虱子太多。一个小伙子说：“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我们过去，却很少考虑他们自身的衣食问题。”

在老魏他们帮助下，朝阳坪建立了一个直属乡管的组，选出了干部，办了个只一个班的学校，让18岁以下的孩子都去上学，教师就是那位上过初中的家长；乡里还拨给朝阳坪救济粮1500

公斤。

老魏谈起这桩往事还异常感慨地说：“建国40年，我们欠山区人民的太多，我们干部在下面留下的足迹太少啊！其实许多问题只要我们稍稍搭把力就能解决的。”

足迹太少有个客观原因，就是山太高，沟太深，有时是鸡犬之声相闻，走却要走一天。交通不便带来的观念陈旧，信息不灵，无法脱贫。

城口县位于万县地区北部，与陕西、湖北交界，“据三省之门户称城，扼四方之咽喉曰口”。1939年中国工农红军曾在城口县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儿的山民的商品意识薄弱，他们的东西宁可送，也不肯卖，认为卖东西很丑。有人到乡场上去，想拿只鸡换点钱，就把那鸡搁在别人门口，自己离得远远的。

这儿是富裕的贫困。野生的猕猴桃遍山遍野，没人收，落在沟里发酵了，一沟的酒香。谁也不晓得这能酿酒，猕猴桃价值很高哩。

巫溪县的白果林区，是个贫困地区，扶贫干部去到一家人家，那家人正在吃饭，一碗接一碗的吃的是天麻，他们把天麻当红苕，洋芋吃了，还说不好吃，吃不饱，他们不知道这是名贵药材。忠县码乡一村，扶贫发展的山羊被狼咬死了，全村

人都不吃，饿着肚子也不吃死羊，山下有一煤矿，本来可以背去卖几个钱的，可他们宁可埋掉。

城口享有药乡、茶乡、漆乡之美称。这儿发现了国内独有的稀有名贵药材——荆豆。这儿雨量充沛，日照充足，生产过去宫廷用的贡茶，目前年产茶叶万担以上，其中出口红碎茶3000担以上。这儿有漆树900多万株，13个品种，年产生漆3000担以上。这漆质量具有干燥性好、酸香味浓、混杂少、漆器色泽鲜艳、光洁美观等特点。特别是大木漆品质最佳，居全国五大名漆之冠，为国际名牌产品，不仅独占日本市场，信誉经久不衰，而且售价比其它国家的漆高出百分之五十至一倍。

在城口的大山里，我见到两位割漆的漆匠。

我看见一个三角形的漆棚子，那是用树棍、树叶搭起的，很难避得住风雨。棚子前有一片菜地，土是新翻的，一畦一畦种了些瓜类和葱子蒜苗。阳光洒在地上和漂起的炊烟上。是漆匠们煮饭吃的时候了。

从棚子里走出来两个小伙子。一身破衣服硬得像薄铁皮，像古代武士的盔甲，原来是涂满生漆造成的。揭开锅一看，满满的一锅洋芋。

粮食是他们背上山来的，单一的，只有洋

幸。

“你们是兄弟俩？”

“不是。”他们解释，这活儿危险，一般都不会一家两兄弟上山。他们是巴山区后宇乡的。干这活已经两年了。每年3月份进林子，9月份出林子，在山上呆半年。吃的粮食都是从家里带来的。

“割漆赚钱吧？”

“百里千刀一斤漆。”

这就是说，割一斤生漆要走上百里路，割上一千刀。

“一斤漆收购价多少？”

“8元。”

“一天能割上一斤吧？”

“林子选好了一天有一斤。有时三两天走下去，漆树都让人割过了，那就白跑路了。”

看来山上的漆匠也不少，漆也不好割，半年下来收入也不会好多。

“进山来还得交200元的山本费。干这活也是没法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脸、身上满是黑垢，怕有几个月没洗过澡了。手臂、胸脯生着漆疮，痒，抓烂了，流着黄水。他们说胯裆里也烂了。生漆过敏，人人都免不了的，他们这种长年与生漆打交道的都仍然深

受其苦。

再可怕也要干，穷呀。一个要赚钱娶媳妇，一个家里弟妹多，父亲又瘫在床上几年了，要钱用。所以他们比别的漆匠在山上呆的时间更长，更早进山来，更晚出山去。

还有比生漆过敏更可怕的。晚上睡在漆棚子里，时常听见老虎叫、熊瞎子叫。这儿靠近神农架，野兽也多。他们害怕，只好燃一堆火。

我告诉他们，真要来不及躲了，就躺在地上装死，熊走到面前来别出气，熊瞎子是不吃死人的。他们笑了，笑得好开心。

他们不让我走，要留我多扯闲聊——他们已有两个月没见到生人，没说过话了。很想听我谈谈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真无奈。”我是照歌星们唱的那么给他们讲的。他们高兴了，为我表演爬树，割漆是要上树的，爬树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眨眼功夫他们便窜上树顶了。人是猴子变的嘛。

我还是走了，吃了他们煮的洋芋，把身上带的香烟倾囊倒出，走了。与他们作伴的是黑森森的山林，给他们讲故事的也是山林，他们会寂寞吗？会的。在梦里他们不会寂寞，睡梦中会遇上发财的。

在城口，我还听乡干部讲了一个荒唐而他说